

上次講到「真實之際」，這是一個根本，正是由於這部經它是從真實之際所開化顯示，因為一切聖眾他們都開化顯示真實之際，真實之際的含義就是真如實相到了究竟徹底境界。由於開化顯示真實之際，因此這一部經，阿彌陀佛後來就住「真實之慧」，真實之慧是從真實之際所產生的。由於住於真實之慧來莊嚴淨土，而有了淨土法門，就「惠以眾生真實之利」。這三個真實，真實之際、真實之慧、真實之利，就這一部經所謂畫龍點睛的地方，也是最精要中的精要，一切都是圍繞這。底下，我們還要碰到真實之慧、真實之利，到那個時候我們再來連繫這個真實之際。

底下，我們看到是「超過世間諸所有法」。所以有的時候我們是必須要參考一些好的註解，可以給我們一個啟發，不然往往就很容易忽略，比世間的都超過，我們就過去了，這個就顯得很籠統。

《淨影疏》的看法，它說世間是什麼？就是分段的世間和變易的世間。有分段生死，咱們現在就分段生死，一段一段的，活了死了、活了死了，一段一段的，這一輩子是一段，下一輩子又一段，這個生死，這個生死阿羅漢可以了，這是分段生死。再有變易生死，菩薩到了三賢，到了聖賢之位，一共四十二個位次。這麼說的比較多，還有稍微有不同的，不管，總是有一些位次。從一個低的位次到一個高的位次是一個變化，所以初地菩薩不知二地菩薩舉足下足之處。所以好多人在這些地方很含糊，他不知道是個不可測，他只以為是程度的差別。咱們說考試，這個同學考六十分，那個同學考九十分，他比我多三十分。這個差別就是咱們世間的差別，因為他得九十分，一看你的卷子全懂，他比你多答的正確一些，他能了解。

這個差一個位次你無法了解，初地菩薩就不知二地菩薩在什麼地方舉足下足。

有一個虎禪師說，神秀對於六祖他只能夠迷信，他不能了解六祖。你看，這兩個人當時都是泰斗，但是他不能了解六祖，他對於六祖只是迷信而已，或者是仰信，就是因為先師的衣鉢在他那，他一定比我強，到底強在哪，神秀是無法了解的。禪宗厲害處就在這，不是程度上的差別，大家都以為是程度上，你就是摸不著門。講這個幹什麼？說明這個變易生死，你從一個低的位次變一個高的位次是一個生死，不然變易生死沒法講，也就是太籠統。這大家就清醒，所謂變易生死者是到聖賢位中，在這個位次之中從捨一個低的位次到一個高的位次是一個生死，這個生死叫變易生死。這兩種生死都可以稱為世間，所謂超過世間諸所有法，就是指分段生死和變易生死中種種的法，一切的法，都超過。不但超過我們世間的一切，凡夫六道中的一切，連變易生死中的阿羅漢、緣覺、菩薩，一直到等覺，這中間一切法都超過。這麼一講，這兩句話的含義就出來了。所以很多人講解這個經，都是把很深的意思說淺了，這個就名為弘揚，實際有些是謗法。所以免於謗法是很難，一按著自己的意思去猜測，就很難逃謗法的罪。

《淨影》是中國人的，是隋朝的，這是慧遠大師作的。《合贊》是日本人的，它的解釋強一點，它說是「超過分段、變易二死」，這兩種死都超過了，不但超過我們凡夫六道中輪迴的這種分段生死，而且超過賢聖位的那些變易生死，他就「安住出世二空之智」。二空是人空和法空，阿羅漢只達到人空的境界，他還有法，他還有修四諦法，修四諦法可以證涅槃，這些法執還在，有所修、有所證、有所斷，要把這個法也空了，這二空，就安住於人也空、法也空，二空的智慧。這個是什麼？就是成就智德和斷德。一切煩惱都

斷了，生死都出了是斷德；怎麼才能夠斷？因為有智慧故才能斷，智德也圓滿，「此即成就智斷二德也」。所以這一句話就引出了智斷二德都已成就。《會疏》，這也是日本人的。古時候的日本人還是很不錯的（現在他們學西方，搞得有一些走樣，或者搞學術了），關於淨土宗古代的註疏就有百十來家。《會疏》說，「三界虛妄，皆不常住，總名世間。眾生國土，臧否萬差，是名諸所有法。菩薩深以大智慧，達性空無相，故云超過。」由大智慧的緣故，達到性空無相，認識了本來，知道性空，離一切相，這叫做超過。所以這三個人基本上是一樣，但是用的文辭不大一樣。

《甄解》就跟前面稍微有點不同，說「世間諸所有法者，有為可破壞，名世間」。為什麼說世間諸所有法？因為世間這一切法，換句話說，我們給它下個定義，因為是有為，是可以破壞的，叫做世間。它就不給你說什麼，很籠統的說，而且只是原則，凡是有為，可破壞的，就叫做世間。因為像依正，有依報有正報、有善有惡、有因有果等等，一切有為諸法就叫做所有法。「菩薩能知一切三界虛妄」，《金剛經》說「一切有為法，如夢幻泡影」，就是虛幻，可是他知道都是虛幻，「而行世間不捨」，知道世間空幻而不捨世間，知道眾生本空而仍然救度眾生，「故云超過。」所以就是說，我們選擇一些好的註解對我們是很有幫助的，所可惜的就是我們不大容易知道怎麼選，要看到一個壞的註解那就還不如不看。這有四個，引了四處，都是對的，但是最後《甄解》所說更契合咱們這個經，說知道虛妄而行世間不捨。

《維摩詰經》的話，「雖知諸佛國，及與眾生空」，雖然知道一切佛國和眾生都是空，「而常修淨土，教化於群生」，可是我還常常來修淨土，教化群生，就跟這的意思完全是一致的。所以我們往往能夠通達就好，一部經你真通了什麼經都通，實際是一件事情

。我們這麼去體會，你就看不出淨土宗和《金剛經》，有人說念阿彌陀佛和《金剛經》是兩回事，這兩個好像是矛盾的，你有矛盾所見就是矛盾，你要照這樣一個觀點，這個經有什麼矛盾？知道一切國土、眾生都空，阿彌陀佛還攝受極樂世界，還攝受一切眾生，這叫做超過一切。這還有什麼差別？一味了。所以我之所以要來，目的就是希望我們大家能圓融一些，能夠通達，能夠達到一味。現在末法就是鬥諍堅固，大家現在要知道這些末法的現象，你說我不好，我說你不好，這個法門說那個法門不好，那個倒過來也是如此，這就是佛說的鬥諍堅固，末法現象，衰象。我們如果能夠圓融，不但讚歎自己所修所持的法門，對於別的我們也同樣的讚歎，這還鬥諍嗎？大家就安定團結，是不是？講了這兩句，我們就知道，從這兩句一看也就明白了，但是這些見解就把我們引深一步，就提高一大步。我們剛剛自己這麼一看，自己得這麼一個體會，都這麼講，然後再把註解看一看，得到很大的提高。

「心常諦住度世之道」。這一切都是說來參加法會的這些菩薩的德，是這麼些人都來聽法，而且是無量無邊。這個是什麼我們要知道，就是啟發我們對於這個法的重視，來聽經的人他心常諦住度世之道。「諦」就是安，就是安住。所以《淨影疏》說，「謂常安住真實無為度世之道」。這句話的解釋，就是說他們這些在家出家的菩薩，常常安住在什麼地方？安住在真實無為，真實法、無為法這些度世的道，心常諦住度世之道，度這一切世間，諦住是安住。

《甄解》就說，「出有為，證無為，而不著無為，故云諦住」，它又把諦住更進一步的解釋一下。《淨影疏》只說是安住，怎麼叫安住？《甄解》的話很好，出有為，跳出了有為。我有一次見到通願法師，我說好好的無為法，到了大家手裡頭就變成有為法。有的人就覺得，我也是成天在作佛事，以為就是佛事了，不知道你這是有

為的佛事。出有為，跳出了有為；證無為，就是實踐做到了無為，不是嘴裡說無為。嘴裡說無為，筆下寫無為，都不管事，叫做說食數寶。我說今天吃了什麼好東西，今天是銀耳，什麼什麼嘴裡說，說得再好，你還是餓；數寶，這裡是多少鑽石、多少金條，你數都數出來了，是人家的東西，你一無所有。你這數一數，這個就不行。要出有為，而且是實際中證到，不是說食數寶（你真是吃、真是得到了）；證無為，真實的得到，這個得字要一執著就壞了，不著無為，這叫做諦住。出有為，證無為，而不著無為，什麼東西一著，就把無為法變成有為法了。

無為法的功德是不可限量的，有為法就是可限量的。我們從數學可以知道，任何一個數跟無限大相比等於零，什麼被什麼除就是個相比，任何數讓無限大一除等於零，這個事大家應當知道的。你其餘的一切有為功德跟這個無為功德一比，你那個有為功德就忽略不算個數。所以為什麼龍女八歲成佛？她是無為，她是無限大的功德。所謂畜生女，龍是畜生，畜生的女，只有八歲，成佛。所以這一切，涅槃會上屠夫，放下屠刀，立地成佛。真正達到無為，其功德不可思議。我們念佛，真正要老實念，這就暗合道妙。你不管有為無為，你只要去念，暗合道妙，就暗合了，你什麼都忘了，就剩這一句，這就是即無為還不著無為。所以愈是高的法愈是簡單。道教有這話，「下士聞道，大笑之」。下士聽道，可笑可笑，他就是想有人聽見我這話就可笑。你說念佛這麼高，可笑可笑，他不知道這個道理就在這。為什麼五逆十惡、臨終十念可以往生，就是阿鞞跋致？都是不可思議，大家要知道。

「諦住」這裡講得很好。「此菩薩心常住無住處涅槃」，這都避免了語病，常住涅槃，你這個涅槃就成了個住處，他說無住處涅槃，你住一個無住之處，這個語病就少一些。但是凡是有言語總會

有些語病的，所以我們要善於體會它的意思。這個叫做常住，就是心常諦住，一個是安住，一個是常住，他就都解釋了。《會疏》的解釋沒有新的意思，我們就不講了。

底下，「於一切萬物隨意自在」。「萬物，指萬法」，總之都是說的一切，一切諸有。「自在者，通達無礙」，我通達而沒有障礙。「《法華經序品》云：盡諸有結，心得自在。」有無法你把它成了一個結、一個扣，拴住了，牢固了，就把你束縛住，就不自在，你是被束縛的；這些有結都消除盡就自在了。再有自在的含義，「施為無壅，神通自在」。壅就是不通，這些施為沒有什麼障礙，都是通暢，神通自在神通當然不是壞事，而且是成就的人自然會得到神通，但是我們如果不求覺悟，首先要去求神通，你這個方向就錯誤了，方向錯誤你就必定是走到一個錯誤的路上去，你愈走得精進，你愈走得長，將來你要退回來就愈費事。所以神通，佛菩薩都有無量的神通，神通是好事，但是神通是「聖末邊事」，是聖道中末末了邊上的事情，比神通有許許多多更重要的事，那才是我們值得留心的地方。因為這裡頭提到神通，所以把這個提一提。所以黃檗大祖師那個氣魄，他還沒有悟道，他就跟一個人結伴去遊方，走到一個地方，山水來了，底下就成了河，過不去。那個人就把草帽一丟，往那一蹦，這樣就漂過去了，他就招黃檗，你來你來。黃檗說：早知你如此，我打斷你的狗腿，我後悔，不該跟你這個稍子作隊。就是我沒想到跟你這麼個，稍子現在我也不好翻譯，它是土話，我沒想到跟你這麼個飯桶一塊搭夥、搭伴，早知你是如此，我打斷你的狗腿。現在人還不衝他磕頭，了不得，你這漂水而過。所以這種胸襟、魄力，黃檗底下是臨濟，三次問法三次打，把臨濟打開悟了，現在臨濟兒孫遍天下，全中國的禪宗都是臨濟的兒孫。臨濟的師父就是黃檗，他沒有悟道的時候就是這種胸襟、氣魄。

神通自在，底下咱們就，我這再加一些文字，就是這個作者的意思，根據這些，對上頭做些講解。「夫心有拘累，隨物而轉」，心有所累、有所牽掛，你就隨著境界而轉，碰見好你就高興，不好你就不高興；見色聞聲，你的心就隨著你所見的東西就轉了，就隨物而轉，隨物而轉所以就被煩惱把你困住了，因為你隨它轉。因此別人讚歎你，你真是大德，修持好，我們都向你學習，聽得很高興，有人要罵你一句，你就不高興，你就隨它轉，你自己沒有做主的分，它叫你高興你就高興，它叫你不高興你就不高興，你為煩惱所縛。凡夫就執著於諸有，愛這些東西，世間諸所有物，功名富貴、妻兒子女，這是著有；「二乘滯空」，阿羅漢他們就停滯在空裡頭，「皆墮情執之中」。所以我們這個大乘法，是以成就阿羅漢看為墮落的。《楞嚴經》上說，為什麼很多修行的人沒有成就，以至於墮落成為阿羅漢，以至於成為魔的魔子魔孫，都成為墮落。五十種陰魔最後一種魔就是成就阿羅漢。大乘法，你明明是佛，你怎麼執著於自了？不承認自，不明白自己的佛性，這是墮落。所以凡夫執有，二乘滯空，就墮到情執之中，都叫做「心隨物轉」。因為空即是色，你滯空，空就成了色，色就是物，你以為空就是沒有物，空就有個空相，那就是物。這個道理我就聽見艾思奇講，思想就是物。有很多黨員對艾思奇的話沒有接受，艾思奇是馬列主義中辯證法最好的權威，我親自聽他說的，思想是物質。因為它是存在的，它有它自己的規律，不能用你的主觀意志去改變它。他講得很好，你的思想我怎麼能改變你？在你腦子裡存在的，我又不能改變。既是存在，又不能被人家主觀東西所改變，這就是物質。所以思想就是物質。再深入到佛法說阿羅漢滯空，空即是色，還是隨物轉。所以在萬物就不得自在，在一切法前他就是非常被動。

「大士深達法性」，不但達法性，而且深達法性，所以他「當

相離相」，不是撥相離相。所以很多人說，要把這個相除掉才是離相，當著相就離相。所以宗門就說，「但自無心於萬物，何妨萬物常圍繞。」你對於萬物只要無心就完了，哪怕萬物來圍繞你。所以老是想躲避，找個什麼地方才能修，這都是為物所轉。就是想找一個清淨的物，而避免這些煩囂的物，你無心就完了！當相離相，你就不隨物轉。當相，見一切而離一切相，你見著一個美女的照片，你無美女之相，那就跟一個花的照片又有什麼分別？跟一個樹的照片有什麼分別？你就不為它所轉。再來一步，「物隨心轉」，東西可以隨你心來轉，「故能隨意自在」。

《淨影疏》說，「由成勝通」，得到殊勝的神通，對於一切東西可以變化隨意，這樣就可以讓眾生得到利益，「故能利物，名為自在」。一切萬物隨意自在，後頭又加了一步，不但是不為物所轉，而且神通變化，可以出現一切物來利樂眾生。所以後頭法藏比丘出家以後，後來成阿彌陀佛，在成佛之前，他手中常出無量珍寶可以給眾生，他這就是神通自在，不但不為物轉，而且能轉物。這種轉物，《淨影疏》這個解釋也是對的，由於神通而轉物。實際上我們也不是只有在得了神通之後才轉物，我們如果真能當相離相也就是轉物。所以宗下就說，「青青翠竹盡是法身，鬱鬱黃花無非般若」。你看看好些竹子，那都是法身，竹子都是法身；那個黃花，菊花的黃花開得很好，一朵一朵，那都是般若。這不就轉物了嗎？你要看見又是世間的竹子，這就是世間的黃菊花，這都是世間的色，我都得遠離，這個你就隨它所轉了。或者你很喜歡，你貪戀愛護備至，花要是謝了你就哭，這也是被物所轉。你要轉物，這就是法身、就是般若，這一切都是如此。這也是不待神通，不必等待神通，眾生也有分。所以於一切萬物隨意自在就是如此，不是要撥掉這些相，必須這一切我都能夠隨意自在。《首楞嚴經》，應該稱《首楞



嚴》，現在簡稱為《楞嚴》，其實它這個名詞是三個字連在一塊，《首楞嚴》。首楞嚴的含義，這是翻譯的音，因為這個意思不好翻，所以用它的原音，這個意思是一切事究竟堅固，萬物都是究竟堅固。翠竹就是法身，黃花就是般若，你這不就轉物了嗎？你就可以隨意自在。一切事究竟堅固。

底下，「為諸庶類作不請之友」。這些大菩薩是這麼慈悲，庶類就是指眾生，為一切眾生作什麼？作不請之友。《會疏》就說，「眾生背覺」，他糊塗，他離開了覺道，背覺合塵去了。所以就「沉迷漂流」，沉迷在煩惱之中，漂流於生死之海。「生盲無目」，天生的瞎眼，從生下來就是瞎子，沒有眼睛，他就沒有想出離之心。菩薩就憐憫他，因為你不能夠要求他辨出好壞，他生下來就沒有眼睛，憐憫他。「無疲厭念」，普賢菩薩十大行願，沒有疲厭，憐愍他。「常為不請之友」，不等眾生請求，他自己來幫忙。因為眾生他從生下來就沒有眼睛，他怎麼知道，會請求？所以《阿彌陀經》佛不問自說，也正是「不請之友」。你看《法華》三請而後才說，《阿彌陀經》沒有人請佛自說，這也就是「不請之友」最典型的了。憐愍故，大家不會問到這，怎麼想出問到淨土法門？所以就直截了當，《阿彌陀經》佛直接就告訴舍利弗，我就告訴你了。「不請之友」，「隨逐愛護」。所以《涅槃偈》就說，「世救要求然後得，如來不請而為歸。」世間的救度者都是你得要求他，然後你才能得到你所要求的東西。但是如來就不是這樣，如來不等你要求，不等你請求就來，讓你得到歸宿，讓你得到依靠，這就是真友。《維摩詰經》說，「眾人不請，友而安之」，不等別人來要求，你就去跟他做朋友，而且還使他相安，作為「不請之友」。這些菩薩都是如此，為一切眾生作「不請之友」。所以咱們當然是有緣慈，我們有這個因緣你來要求我，因此我們做一些救度、做一些幫忙。但是大菩薩們就不是如此

，是不請之友。在五十三參裡頭，善財童子見了觀音之後，正性無異行菩薩就自己來了，不等善財童子去，這是不請之友，我自己到你這個求法的人這來。

底下，「受持如來甚深法藏」。這個有兩種解說方法、內容，一個是《淨影疏》，「明修勝解如來藏性，是如來甚深法藏」。你能夠很明白、很清楚的去修習，能夠得到殊勝的開解如來藏性。大家念《大乘起信論》，不是人人都有如來藏嗎？了達這個如來藏，這就是如來甚深法藏。解釋如來甚深法藏，上頭八個字就解釋六個字，如來甚深法藏就是如來藏性。這個給你指出之後，你暗障就可以消除，暗障消除就可以「明現己心」。所以我們沒有什麼法叫你得到什麼，只是叫你去掉什麼，因為你本來具足，只是多了點髒東西；實際這個髒也是虛妄的，現在一破之後，除了。就說前兩天陰天，沒有太陽，現在太陽不是出來了嗎？所以雲一去太陽就現。你看，這也是講得深一步了，受持如來法藏，就是佛講的東西他都能接受，這個地方它就不是這麼簡單，你「明現己心，故曰受持」。要明自己本心，達到本性，才叫做沙門，所以沙門的定義也是很高的。所以這裡就是以明心做為受持如來甚深法藏，這個解釋。

《甄解》的解釋說，「聞持三世一切如來法藏」。三世者，過去、未來、現在，過去、未來、現在如來的一切法藏，他都能夠聞、能夠持。這個很廣，「多聞歸一聞」，一和多是相即的，《華嚴》的道理，一就是多，多就是一，多聞可以歸於一聞，一聞就是什麼？就是聞名號。所以受持如來甚深法藏這兩解，一個說就是指的明心，一個說這就是聞著彌陀的名號。聞佛名號就是受持甚深法藏，也就是明心。這個事，《大集經》就是這麼說的，「若人但念阿彌陀，是即無上深妙禪」。一聲佛號一聲心，一聲佛號是你什麼？就是你的自心在這一聲中顯現。這個道理用言語來說很難，為什麼

說這一句佛號唯佛與佛方能究竟，只有佛跟佛才能夠究竟其義，它的含義能究竟。所以我們不能究竟是理所當然，但是要仰信。

「護佛種性常使不絕」。「護」就是護持、維護。「佛種性」是什麼？解釋為就是六度。底下我們引證《會疏》的話，它把佛種性做了四個解釋，我這取了三個。第一個，護持佛種性，什麼是佛種性？就是「眾生所具佛性」。人人都有佛性，也就是眾生心中本來有的如來性，也就是大家正在念的如來藏，這個是本來不變的，能生多少？能生超過恆沙那樣的功德。這一點我們也是要相信，相信我們心中所具的這個佛性，是從來沒有變過。你現在雖然是眾生，雖然還有比我們更不行的眾生，它也沒有變過，沒有減少過。不但沒有減少，它能出生超過恆河沙那麼樣多的功德，但是現在為無明所蔽。太陽能生無量功德，太陽一照，咱們大地什麼東西都長出來了，沒有這個不得了，樹木、花，一切都不行了。能生恆沙的功德，「但為無明所蔽」，雲遮住了，「雖有同無」，有，但是不起作用。菩薩就教化，就開發他們本來具有的如來藏。大家念《大乘起信論》，講這個如來藏，就是開發這個如來藏。這樣叫做什麼？叫做「紹隆佛種」，也就是這說的護佛種性，就開顯這一點。這個就是以本有的佛性，本有的如來藏，是佛種性。第二個，是「以菩提心為佛種」。《會疏》根據《華手經》說，「譬如無牛，則無醍醐」。沒有牛就沒有牛奶，沒有牛奶怎能做出醍醐？若沒有菩薩發心就沒有佛種，菩薩都不發心，那還有佛嗎？所以有牛就有醍醐，有菩薩發心，佛種不斷。這是以發菩提心做為佛種性。第三是「以稱名為佛種」。根據《寶雲經》說，好像種樹，你有個種子，這個種子沒有腐敗，種下去就能夠生芽，就能長出大樹。「善男子：聞佛名者，得其種子」，你聞到佛的名號，你就得了種子。「具足因緣，便得受記」。這個種子種下去，有土壤、有水分、有陽光，種

種好的因緣，它就能成大樹。現在咱們聞佛名者，也像具足這些好的因緣，你就可以得到授記。好的因緣是什麼？就是你聞到之後能夠持名、能夠發願，信願持名，將來一定授記成佛。這就是《會疏》的三個解釋。現在把《會疏》裡頭，我們把它提出來的話，它就是把菩提心跟稱佛名號念佛叫做佛種性。本經以什麼為宗？以發菩提心，一向專念為宗，就跟本經這個宗是完全相合的。什麼叫佛種性？發菩提心是；什麼是佛種性？念佛名號是。我們這部經的宗旨就是發菩提心，一向專念阿彌陀佛，這個就是「護佛種性，常使不絕」。

「常使不絕」，底下又有三個解釋。《嘉祥疏》，這是三論宗的祖師，「欲使如來法種不斷故也」。所以常使不絕，法種不叫它斷，這裡就把文字這麼解釋了。《淨影疏》就說，「護使離障」，護持讓他離開那些罪障，「起善無間」，我要生起這些善念叫它沒有間斷，「名常不絕」，就是在護持自心。《甄解》的集義說，《大論》就是《大智度論》，說「於無佛處，讚歎三寶音」，在沒有佛的地方也要讚歎三寶，大家就聞到三寶的聲音了。「三寶音者，即受持宣說佛法藏」。我們先要受持，受持兩個字還是很深刻的，能夠接受、信受，持，要去實踐，然後才宣說。你不能受持，你宣說什麼？無可宣說，也就無可奉告。眾生就由於，本來無佛處，你這樣來宣揚的話，這個時候他們就能夠種植善根，能夠開發智慧，能夠成德，能夠修持（有修持）、德行能夠成長，契理，這重要了，能夠契合本體、契合實際、契合本心。「故三寶種子傳傳相繼，常使不絕」，這樣才能常使不絕。這個都一致，都有詳有略，可以合參。

底下就是「興大悲」起，一直到「拯濟負荷，皆度彼岸」，有十句話，都是表示這些大士的大慈大悲。「興大悲，愍有情」，「

愍」就是哀念。菩薩悲憫眾生，他是平等的悲。《會疏》說，「拔苦為悲」，這是至悲，是真實平等的悲，對於一切都是平等對待的。因為佛教講究怨親平等，不是說有分別的，這個人跟我好，我就可以多什麼一點，那個人跟我不好，有選擇的、區別對待的，不是，是平等對待的，怨親平等，而且把怨字擱在前頭，這是大悲。《涅槃經》說，「三世諸世尊，大悲為根本」。密教也是說，「大悲為根本」。這兩句話是一樣的。這些大士都發了這樣的心，大悲之心，同體大悲，興大悲就愍有情，憐憫有情。

底下怎麼做？就「演慈辯，授法眼」。慈辯就是從慈心來為大家說法，慈就是與樂，使大家能得到安樂。「依慈起說，名演慈辯」，這是《淨影疏》。從慈心出發，救度眾生，讓他得樂而為之說，這個叫做演慈辯。授法眼，法眼是五眼之一，這個大家知道，我不念了。法眼就是菩薩為了度眾生能夠照見一切法門的智慧，稱為法眼。這個五眼，現在就必定想到是個具體的眼睛怎麼怎麼樣。法眼，它是一種智慧，能夠決策一切法門，知道什麼法能夠度眾生，如何如何，這個稱為法眼。《會疏》說，「佛道正見，名為法眼。」你對於佛道，你有一個正見，這就是你有了法眼。不像大家說天眼，看見這個、看見那個，通達這一類的，這個不行，這是一種正見。「智能照法」，這是《淨影疏》，「故名曰法眼。」你的智慧能夠照了一切法，這個叫做法眼。所以法眼就是能夠了達眾生種種的根器，知道他的根器，我們善於知道一切去救度他們的方法，應他們的機，給他們這樣來救度，這樣的智慧稱為法眼。我們教導眾生對於佛法生了正的知解，他有了這個智慧，他就得到法眼，所以稱為「授法眼」。尤其是在淨土法門，眾生他能夠知道抉擇，能夠知道淨土最好。眾生這個智慧是很不容易，真能得到法眼你才能知道。怎麼叫授法眼？是佛把這法眼給你，告訴你這個最殊勝，你就

應當信，應當去念，你就跟著這個去做，就等於你自己有了法眼一樣。這個法眼是佛所授與你的，這才是授法眼的意思。你自己一點一點生了智慧，而有了這個正見，那就是得到法眼。這個授法眼有他力，給你的。所以我們說淨土法門，使眾人能夠依著這個，能夠信解，信願持名，選擇這樣的修持方法，就跟有了法眼是一樣，這個法眼就是佛所授的。所以「演慈辯，授法眼」，在我們淨土法門，這裡頭又是一個很深的含義。

「杜惡趣，開善門」。「杜惡趣」就是杜塞、止住，畜生、鬼、地獄這三惡趣。惡趣苦不可言，三途一報五千劫。給佛修精舍的時候，阿羅漢看見螞蟻，阿羅漢就掉淚了，在某某佛出世的時候這些就是螞蟻，現在又到釋迦牟尼佛成佛了，這中間經過多少時候。你看釋迦牟尼佛到彌勒這中間，它那個數額大家念過，多少多少億年，這兩尊佛之間這麼長的歲月，螞蟻始終是螞蟻。你看這也很自然，牠的社會、牠的接觸、牠的因緣，一切一切都在螞蟻裡頭。這一輩子我是這邊的兵，把那邊咬死，下輩子就來報復，牠就是冤冤相報。牠有緣有怨都是這一界，牠的所見所聞也都是螞蟻的社會生活，牠出不出去。所以三途一報五千劫，而是極苦！大家要知道，極苦，三惡道。我們之前看見螞蟻吃槐樹蟲子，槐樹蟲子在那蹦，蹦下來這咬一口，那下蹦上去，眾生這種惡趣之苦。鬼趣的苦，鬼是老苦，鬼是餓。還有地獄，那就不可說了。杜惡趣就是杜塞著不使他墮落三惡趣。所以阿彌陀佛大願，生到極樂世界，「來生我剎……不復更墮惡趣」。後頭還要講，將來後頭願文裡比這還清楚，都證明了帶業往生。就你的業力本來要到三惡趣的，但是現在你由於念佛，故佛接引，接引你之後，你再也不入三惡趣了。就是因為你本來還是罪業未盡，帶業往生。所以現在有很多人反對帶業往生，這都是，不管他怎麼說，有意無意的是在破壞。「開善門」，就

是給你把這個走到善道的門給打開。我們這開善門就不可以看成是三善道之門，我們這個是菩提涅槃的門。《會疏》說，「大慈德也，善門則菩提涅槃之門」。咱們這個經裡說，「必得超絕去，往生無量清淨阿彌陀佛國」，這是開善門。到了這個門，聽到這個佛國，而且非常容易進去，進去之後，你有多少的業力都不復再入三惡道，而且必定一生成佛。因為頭一個因素是不退，第二個因素是壽命無量，只有進步，沒有退步，而且壽命是沒有頭的，焉得不一生成佛？

「於諸眾生，視若自己」。對一切眾生都看成是自己，這叫「同體之悲」。對一切眾生看了就是我自己一樣。《涅槃經》有偈子，「一切眾生受異苦，悉是如來一人苦」，一切眾生受了種種的苦，實際就是如來他自己一個人在那受苦。中國古代的聖人說「己饑己溺」，國內有一個人在挨餓，是我叫他挨餓；國內有一個人受洪水之災，還有一個人在洪水裡頭，是我推著他到水裡去的。所以就是如來更廣大，中國的聖人只看到人類，有一個人在水中，有一個人在挨餓，都是我的罪過，如來更是，一切眾生受苦都是佛的苦。所以就要拯濟，去救度，負荷就是要把它們背起來，讓他們度彼岸。底下引《大法炬陀羅尼經》說，「菩薩擔者」，菩薩的擔負是什麼？就是誓願要負荷、要救度一切眾生出離世間，讓一切眾生都能夠出離這個世間。譬如有長者家裡頭很豐富，有很多珍寶，只有一個兒子，因為愛這個兒子，這一切珍寶都給他，而且他也沒有說我累了，我不去管我的家財。菩薩也是這樣，一切好的東西盡都給眾生。所以佛視眾生等同一子，等同一子是什麼？就是等於他獨生子，佛視一切眾生就跟他一個獨生子一樣，什麼東西都要給他，以至於讓他們進到無餘涅槃，這個叫做負荷重擔，就解釋了「於諸眾生，視若自己，拯濟負荷」的意思，菩薩都是這樣的。

再底下，「悉獲諸佛無量功德，智慧聖明，不可思議」。這一句就把前頭我們所說的這些大士都是果上證得的人而示現菩薩，這句話就得到了根據。不然大家總說是不是推崇太過？推崇太過照樣是不合適。所以對於佛法，我們把它說淺了、說少了，這叫做減損謗，說得過了頭，叫做增益謗。佛是真語者、實語者、如語者，這都是不許，不是找你做宣傳，更不應當誹謗。所以這一句話就看出來，對於我們前頭那些說法不是過頭了。這一切來的人「悉獲」，都得到諸佛的無量功德，都得到諸佛的智慧聖明，都是不可思議。來會的這些大菩薩是無量無邊，這麼多人，他們都得到一切佛的功德，無量的功德，而這樣的智慧、這樣的聖明不可思議，是這樣的人。他們都圓滿，無量的功德，「福智二嚴」，福也足，慧也足，他們是具足，得到。「位齊果位」，佛是最後的果位，是從果向因，從這個果位而示現為因位的這些大菩薩。「智慧聖明不可思議」，就是說大士們都得如來的智慧莊嚴，這樣的解釋是《淨影疏》、《甄解》、《合贊》它們都是相同的。

「聖者，正也」。肇公解釋，「智慧，體；聖明，用」。凡事都是體相用，有體它就有相、有用，智慧是本體，聖明是智慧所產生的妙用，智慧聖明這四個字裡頭有體有用。怎麼來解釋聖？「無事不照謂之聖」，對於一切事沒有不能照了通達的叫做聖。「菩薩權實靈照」，菩薩的照有權照、有實照，真實的照，權巧的照，這都是靈明的，不是用一種世間可以打比方的稱為靈照。不可以用言思，用言語和思想，思想可以去琢磨叫做擬，用語言說話叫做議，不可以用言思來擬來議，來形容聖明到底是什麼，你怎麼用言語、用思想去琢磨都不能達到，它到底是什麼樣子，「故云不可思議」。所以，對於智慧聖明不可思議，按照肇公的解釋就解釋得很清楚。菩薩權智、實智所生的照用，以我們眾生所有的凡情，你絕對是



不能夠理解，也絕對不能夠去想得到，所以叫做不可思不可議。再有，「不可思議有二種：一者理空」，本體之空，所謂第一義空，不是偏空，是第一義空，理空，「非感情所測」，不是眾生還帶著迷惑的這種情執（我們眾生都在情執之中，都是有情）所能夠猜測的。不要說理解，你猜測都猜測不到，所以這叫不可思議，這個理空猜測不到。「二者神奇」，這一種太不可思議了，你很淺的識，你不可去思量。就好像剛才說的六祖，連神秀都不可測，不要說普通凡夫了；神秀只能迷信，他得了衣鉢，他比我強，到底強在什麼地方神秀也不知道。所以初地菩薩不知二地菩薩舉足下足之處。他往往不是一個程度上的差別。一般考試，你考八十，他考七十、六十這個差別，不是這個差別；也不是一年級、二年級、三年級這個差別（往往有些天才的孩子，大學的書他提早都看了），這個他就是不行。你初地菩薩對二地菩薩，擱哪舉足下足你都不知道，這就把話說盡了。

「如是等諸大菩薩，無量無邊，一時來集」。這樣的這些大菩薩，無量無邊，一時都來了。以上就總結德遵普賢這些大菩薩、這些正士，為了來聽法、來讚揚淨土宗，要廣弘普賢的十大願王，為了普度十方三世（過去、未來、現在）的一切有情，讓他們能夠往生淨土，往生淨土就可以究竟涅槃。「同德同心，一時來會」，大家都有這個同德，所以就有同心，因為有這個同心，所以就不約而同的都來了。

此外還有「比丘尼五百人，清信士七千人，清信女五百人，欲界天、色界天諸天梵眾，悉共大會」。清信士就是優婆塞，男居士，七千。所以這個淨土法門是適合於在家人。一萬二的比丘，有七千個男居士，比丘尼是五百，女居士也是五百，跟比丘尼人數一樣，加在一塊整整兩萬人，所以是兩萬人的大法會。我們不要忘了，

是當時在咱們地球上這種人兩萬，還有欲界天、色界天眾不在這兩萬人裡頭，和德遵普賢這些大士、正士無量無邊也不在這裡頭，這兩萬人是真正咱們地球上生的人有兩萬。這個經文，比丘尼這些經文，這些天眾，只是《漢譯》才有，剛剛這段話見於《漢譯》。《宋譯》還有點什麼？在經末裡提出來，「並天龍八部一切大眾，聞佛所說，皆大歡喜」。所以天龍八部、一切大眾也參加這個會，不然他怎麼在後頭皆大歡喜？所以總的攔在一塊，《魏譯》很少，《魏譯》只談了比丘和菩薩，根據《漢譯》就補充了比丘尼、清信士、清信女，這樣成了四眾，還有天界，再加上《宋譯》還有天龍八部，構成一個什麼？構成一個眾成就。所以六成就裡頭很殊勝，眾成就，這就是眾。所以我們說這個就是要會集的意思，不然它就欠缺一些，而且是欠缺得很不應當，這就把它補齊了，這些地方很多。

這就是通序，到這就完了。通序就是六成就，各經都有通序，主成就、信成就、時成就、處成就等等，一直到眾成就，這是各經都有的，所以稱為通序。不過這個經裡頭，就把這些參加的聖眾他們的功德描述得很多。總之這些序都是為了證信，六種成就都是為了證信，讓你知道有時間、有地點、有人等等增加信心，這些功德，這是通序，這是證信。

底下是別序，別序是本經獨有的序，這個經的序跟那個經的序就不一樣。六成就，各經都有它的六成就。《金剛經》，佛入城乞食回來，「飯食訖，收衣鉢，洗足已，敷座而坐」等等的，各個經在開頭，須菩提就問法，這樣出了《金剛經》。各個都不一樣，這個是稱為別序。這部經別序裡頭是如來放光，阿難請問，世尊就回答，就是別序的內容，「演出一部廣大、圓滿、簡易、直捷、方便、究竟、第一稀有，難逢法寶」，這一部大經就是這麼出來的。

爾時世尊就放光，就在這個法會上，「威光赫奕，如融金聚；又如明鏡，影暢表裡。現大光明，數千百變。」佛在這放大光明，阿難就奇怪，他說我一直跟著佛這麼久，像這樣放光我是從來沒見過，所以他來提問。這就很補《魏譯》的不足，《魏譯》這一段它特別簡略，所以會集很重要。這一段文章是佛的放光，見於最古的翻譯《漢譯》，漢朝翻譯中，我把這個《漢譯》稍微念一念，「於時佛坐」，佛在那坐著，「思念正道。面有九色光，數千百變」，光在變化，「光甚大明」，大的光明。阿難就起座，整理衣服，禮足，「今佛面目光精，數百千色」，種種妙色，「上下明徹，好乃如是」，好到這種情況。「我侍佛以來」，我當佛的侍者以來，沒有看見過佛的身體這麼光耀、巍巍重明到這種程度。「我未曾見至真等正覺，光明威神，有如今日。」這是《漢譯》的話。所以先師這個功德很大，把各種經典的幾種譯本的精華會聚到一塊。

現在我們看會集本的文章，這個根據很肯定，不但《漢譯》如此，《吳譯》也是如此，五種譯本有兩種譯本都是這麼說的。就只有《魏譯》，常念的《魏譯》最簡單，只有「光顏巍巍，威神光光」，就完了。《唐譯》就多一些，「威光赫奕，如融金聚，又如明鏡，凝照光輝。」《宋譯》有說現出寶剎，這種種。所以五譯合參，我們成了這一段，就比任何一譯都強、都殊勝。光中現剎，過去因為都念《魏譯》，《魏譯》太簡單了，大家就認為說這個法佛沒有放光。所以古代的譯師還在那解釋沒有放光的原因，這個就是可惜他們都不參考其他的譯本。不但是放光，而且《宋譯》中，光中現出佛剎，這個也是《漢譯》、《吳譯》所沒有的，《宋譯》是最後，把這都會在一塊，這就非常圓滿。

「爾時世尊」，世尊當然是指釋迦牟尼佛。威神，威光，「威者，有威可畏謂之威」，這個地方指的是威神。威神，在《勝鬘寶

窟》裡頭解釋，「外使物畏，目之為威。內難測度，稱之為神。」威神，佛很多相，我們漢地造的像，多半是胖胖的，很慈祥，跟所謂印度的這個像不很一致，古代印度的像就很有威神。外使物畏，你能夠使大家生畏敬之心就叫做威。內難測度，這個形象表現於外的，內就是內心境界，沒有法測度，難於測度，稱之為神。這是威神的意思。威神中而現出的光明就稱為威光。「光者，光明也。自瑩謂之光」，自己就亮叫做光，能夠照東西叫做明。這個東西自己很亮，有光，很亮；能夠照，比方一個手電燈，一照外頭很亮，這就叫做明。實際上，這就是放光、能夠照耀，這兩個含義。「光明有二用：一者破闇」，放光幹什麼？光是破暗；再有它是表法，放光就表法。光正是顯示智慧，因為黑暗，千年的黑暗，光明一照黑暗就消除了。佛的智慧也是如此，佛智慧這樣的法流，這個法要流到咱們心裡頭，就把咱們萬劫以來的黑暗能夠消除，它表這個法。所以威光就從這裡頭可以體會，讓眾生能夠開發自己本有的光，本有的德相，光也正是智慧之相，所謂體相用。它清淨光明，光很明，它沒有渣子、沒有髒、沒有染，消除這一切，就表這些法。所以光有兩個用，一個是破暗，一個表法，表智慧。

「威光赫奕」，威是威神，光就是光明，佛放的光，就是佛在放光；赫奕，赫是很明，奕是很盛，很明盛，就不昏。你這裡頭有點霧，有點什麼，它就有點昏。萬里無雲，朗然，這就是赫，盛的意思。「故知威光赫奕表佛所放之光，雄猛有威，明耀盛大」。「如融金聚」，像融化了的金子聚會在一塊。佛教常說什麼什麼聚，聚者就是很多很多在那。如是很多的金子熔化在那裡，金子本來就很光明，它熔了之後就更亮。這個大家從電視看見這些煉鋼廠那個鋼、那個鐵，它本來不明的東西，你一燒它熔化之後，那都是亮極了。我曾經看見，那個鋼廠，首鋼他們去參觀，多老遠就看見它亮

。所以佛的光明如融金聚，金子，多少金子熔化了，放光。

「又如明鏡，影暢表裡」。它又像一個很光明的鏡子，這個鏡子影暢表裡。憬興，這是個朝鮮人，朝鮮稱為高麗，唐朝人，他有關於《無量壽經》的著作，現在這個經沒有單行本，《大藏經》裡頭有。憬興他的解釋，這個影暢表裡，他說「鏡光外照，名為影表」。鏡的光照到外面去了，這個叫做影表，這個光影現於鏡外叫做影表。這個譬喻什麼？鏡子就譬喻是佛的身體放了光，這個光往外放，外照之光。這個光不但是照到外頭去了，它還有影子照到鏡子裡頭，鏡子裡頭也亮了。這個就同於佛放光，放的光又把佛的容顏照亮。珠子能放光，珠子放了光，珠子首先照到珠子這個本體，這個叫做影裡。實際佛身不是咱們血肉之軀，他就像鏡子一樣，不但外面是亮的，裡面也都是光明，光明之體。所以我們修密法要觀本尊相就是這麼觀，本尊相非有非空，純粹是光明之體，外面放光，裡頭也是亮的。《淨影疏》說，「鏡光外照，名為影表；外照之光，明顯鏡內，名為影裡」。這都一致，咱們不說了。佛身也是如此，「光明外照所放之表，顯曜佛身」，一樣。這就是解釋到「威光赫奕，如融金聚，又如明鏡，影暢表裡」。

底下，「現大光明，數千百變」，這個光明是大光明。這個「大」字是個非常殊勝的字，不是大小之大，是讚歎到極處。所以《大方廣佛華嚴經》這個大字，中國叫「大哉大哉」，這個大字就是說很偉大，偉大之大，起碼用言語來說是這樣。現大光明，數千百變，瞬息萬變。後頭也說，這個經上是「光色參迴，轉變最勝」，自然之相。這個光它的光色參迴，互相映照，而且是變化不拘，是個活的，不是個呆板，不是個死的，它自然就顯現出最殊勝的光和色。就例如像《法華經》，這是序品中，「眉間白毫，大光普照。」佛的三十二相中有白毫相，就是在眉心之中，這個白毫。觀阿彌

陀佛的白毫是八稜中空，光是八稜，八角形的，中間是空的，不是個實體，不是一個死疙瘩的東西，很玲瓏的，旋轉五匝，白毫光是如此，眉間的白毫。最近有一個人往生，他就說佛來接了，說佛這個白毫光之殊勝，白毫放光，大光普照。所以我們這說的放大光明就相當於《法華序》說的「大光普照」，就是大光之義。「至於數千百變」，我們在《無量壽經·壽樂無極品》裡說，「自然光色參迴，轉變最勝」。自然的，不要作意，不要去安排的，光和色互參，互相迴轉、轉變，愈變愈殊勝，轉變最勝。

這時候「尊者阿難，即自思惟」，他就想，他當機。阿難，「若論其本」，現在他示現是佛的堂弟，是侍者，只證了初果，小乘道最初的果位，初果，他的本跡也是證了法身的大士。在《法華經》，佛告訴大菩薩說，「我與阿難等，於空王佛所，同時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」，我和阿難同時在空王佛那時候，都發了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。不同的是「阿難常樂多聞」，阿難就喜歡多聞，喜歡多聽、多看，喜歡聞法，「我常勤精進」，我是勤於精進修持。所以我們叫行解相資。咱們現在上課，這都是增加我們的解，但是不要成為只樂多聞，將來就是阿難，就慢了，還要常精進，行跟解要相資。行而不解是增長無明，解而不行增長邪見，這一點大家要注意。只是理解，而一點實踐都沒有，你所增長的是邪見。你為什麼解了不行？就是因為你所解的都是邪見，你真要是解了必定會去行，解而不行是增長邪見。行而不解，有許多老修行，一輩子修行，他並不理解，增長的是什麼？他不是破無明，他長的是無明。所以有的人說要閉關，第一班，你們班上有個學生，他就想閉關。我問他，我說你憑什麼閉關？就是這，你沒有理解，沒有一點基礎，閉不了關，你增長的是無明。這些事情大家都要清楚，不然你是欲升反降，你的願望是要上升，而實際的效果是反而下來了。所以

這個就是說，我們常常要行解相資，要依止聖言量，這是很重要的。「是故我已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」，阿難現在在護持我的法，也護持諸佛的法，教化菩薩。分別就是這，阿難還沒成佛。

實際上阿難所顯現的這個任務，這一生，實際上是很重要，一個就是他是集結經藏的人。「如是我聞」這些話都是阿難說的，他重說經，所以阿難不可輕視。他重說經，如是我聞這個我就是阿難，說這一切都是當年我從釋迦牟尼佛那聽到的，這個我就是阿難自稱，「集結經藏」，他就是這麼集結的。「傳佛心印（禪宗二祖）」，他從迦葉而悟心。他不但傳佛心印，在密教裡頭，《蓮花生大士應化因緣經》，蓮花生大士出生以後，是從阿難那領受了釋迦牟尼佛預囑傳付之法，早就告訴他，你將來傳給蓮花生大士。所以你看他，在教下是集結經藏，禪宗是二祖，密宗他是把釋迦牟尼佛預囑，因為蓮花生大士在佛涅槃後八年才降生，他沒有見到釋迦牟尼佛，只見著阿難，可是阿難把釋迦牟尼佛早就教下來的法傳給蓮花生大士，所以阿難就很重要。在《胎藏界曼陀羅鈔三》，阿難密宗的法號稱為「集法金剛」。密宗的金剛，什麼大威德金剛、喜金剛，這些金剛就是現威猛相的佛，不能把這個相當於四大天王稱為四大金剛，這是一個很大的誤解，四大天王就是四大天王，不能稱為四大金剛。《金剛經》前頭有請金剛，有很多人都主張這個經前頭不印這部分，給大家很多誤解，你看居士林印的就沒有請金剛。真正的金剛都是現威猛相的佛。所以阿難，這就顯明他的本，阿難護持佛法是他的本願，他示現成為佛的侍者，而且他傳下了禪宗、傳下了密宗，「續佛慧命，繼往開來」，是這個人物。

所以在本經他當機。我們把阿難問的話把它再講幾句，這裡不就是阿難即自思惟嗎？他思惟什麼？思惟今天世尊「色身諸根，悅豫清淨」。他色身這些根，根就是眼耳鼻舌身五根，悅豫是喜樂、

高興、快樂的這種形象，而且非常清淨。清淨，根據《寶積經》就說，「如來身者，自性清澈」，本來它就是清和澈，徹底的清。為什麼？因為「如來久已遠離一切煩惱諸垢穢故」，久遠以來已經遠離一切的煩惱、種種的污垢跟髒穢，所以他清淨。「如來身者，出過世間」，一切世間種種妙的色相佛都超過。「何以故」？因為佛「不為世法之所染污故」。天人之身就妙，色界就比欲界更妙，無色界又妙，也就清淨，就離開色相。但是如來都超過，因為他這個還都是有染污的，他這個不能徹底，有所執著的。所以他雖然入了非想非非想，入了大的禪定，他就像那個凍了水的魚一樣，魚在水裡頭凍了，一點也不能動。他這個定相似於在凍水中的魚，他是不能動，定，什麼也不起，一天水開凍，魚還是魚。所以入這種天，壽八萬劫，他以五百小劫入定，最後五百小劫又出定，他又活動了。這種都是有垢染，不是徹底清淨的定。如來都遠離這一切，不為世法之所染污。「如來身者，如淨鏡中微妙之像」，就像鏡子裡頭那個像。鏡子裡頭那個像有實際東西嗎？大家回去照照鏡子，看到鏡子裡也有一個跟自己一樣的那個我，它有什麼實際的東西？沒有這一切，腸子、肚子、血、汗、眼淚，什麼它都沒有。「如淨水中明滿之月」，像一池淨水所現的光明和圓滿的月一樣。佛身是如此。這個幫助我們理解一下阿難當時所見的「色身諸根，悅豫清淨」。

底下又設一問，佛為什麼這麼歡喜、這麼悅豫？《淨影疏》說，喜有兩個意思，一個是念著阿彌陀佛「所成行德可慶」，這個德都圓滿了，發這麼大的願可慶，所以歡喜，釋迦牟尼佛歡喜。第二，「念眾生得益時至」，眾生得益的時候到了。所以說這個經的時候大暢本懷，釋迦牟尼佛和阿彌陀佛都是極大的歡喜，因為什麼？因為眾生可以得到真實之利的這個時機來到了，能聞到這樣的法。



「光顏巍巍」，佛的容顏所現的光如此巍巍，巍巍是「高大尊勝之貌」。而且「寶剎莊嚴」，光中現出寶剎，這是《宋譯》中的話。「剎者，《法華文句記二》」就說，剎翻成咱們的話就叫做田，就是國土，就是一個佛他所有的國土，叫做一個佛的佛剎。他說種種寶剎的莊嚴都在佛的光中現出來了。底下又說「從昔以來，所未曾見」，這是我過去到現在以來所未曾見，都是我沒有看見過的。「喜得瞻仰」，今天我高興能夠瞻仰佛這樣的瑞相。「生希有心」，阿難這個時候從內心生出希有之心，很少有的心，看見佛現這個瑞相，從來沒有見過。阿難這時候的心境。所以我們要消歸自己，讀經要身臨其境，這個時候如果我們是阿難，你會覺得很歡喜，見到佛這樣的瑞相。於是他就「即從座起」，他就起來，把袈裟披好，袒露右肩，這是儀式，就是「偏袒右肩」。「長跪」，兩條腿著地叫長跪。「合掌」，兩個手就合掌。這個時候他就起來，他就披好袈裟，「而白佛言」，向佛來稟白。

底下的話我們今天就不說，留到下一次，今天我們就到這兒。